

丹鳳朝陽

鄂 华等著





丹鳳朝陽

郭 華等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3·長春

內 容 簡 介

这本书收吉林省作者、刊物从一九六〇年以来发表过的优秀短篇小说十二篇，其中有反映农村新人新事的，有反映商业工作者为农业生产服务的，有表现革命斗争故事和历史人物的，有描写儿童生活的，也有揭露“资本主义文明”的丑恶本质的。这些作品题材广泛、新颖，内容丰富，生动。

丹 凤 朝 阳

鄂 华等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长春市北京大街）

吉林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統一書号：10091·483

印张：6 1/2 插頁：2 字数：115千字

印数：1—31,600册

1963年2月第一版

1963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(5)：四角三分

目 次

二队长.....	馬振方	1
插柳.....	王榮偉	24
沟口軼聞.....	王 汪	39
山谷彩鳳.....	姚翠萍	49
三下銅边.....	丁仁堂	60
丹鳳朝阳.....	鄂 华	84
隋燕.....	張天民	107
甘河五月.....	崔 鵬	112
紅色的郵包.....	徐佳辰	130
艺术的控訴.....	鄂 华	146
柳条儿.....	陶 怡	173
杜甫在夔州.....	包全万 刘繼才	182

二 队 长

馬 振 方

平日生活 散金碎玉

望霞村有个李老德，外号叫“二队长”。細高个儿，枣紅脸，花白胡楂儿，年紀虽已五十开外，可沒有一星半点的老气。走路总是拔着腰板，鼓着胸脯，笔挺挺象棵鑽天直上的白楊树。誰若是有心无心地喊他一声“老头子”，他十回有九回不干干脆脆、痛痛快快地答应，却把胸脯“啪”地一拍，說：“老？拉得动犁，推得动牛，扛得起四斗口袋，哪儿老？”还用手摸摸胡楂儿說：“把这里边几根白的染黑，还能搞个对象呢！”逗得人們唧唧嘎嘎大乐一場。

“二队长”这个外号的意思可不是第二队队长，这是鬧过笑話的。去年春天，有个县里的同志来找队长，赶上队长不在，一个好开玩笑的老头就指着在場的老德說：“这里有个‘二队长’。”县里的同志說：“二队队长也行。”說着就过来和老德握手。老德連忙起来分辯：“同志，你別听他瞎扯，咱啥也不是，咱是个白丁。”在場的都笑起来，县里的同志也笑了。

老德却不笑，还有滋有味地跟人解释說：“‘二队长’是人家給我起的外号，說我爱管队的事。不分大事小情，也不管关己不关己，惹人不惹人，只要跟队有点瓜葛，就要出出头，露露脸，伸伸嘴，象是第二个队长，其实呢——方才我說过了——咱是个白丁。不过，同志，你說你找队长有啥事吧，若是跑跑腿、学学舌的勾当，咱也能办哪。”开他玩笑的那个老头这时大笑道：“咋样，同志，沒說錯吧？就是‘二队长’！哈哈……”

“您真积极，爱队如家！”有一回，一位省报記者来訪問他，跟他談了一陣之后，这样称赞他一句。你猜我們的老德說啥？他說：“不这样不行啊，同志！”記者听了，揚起眉毛，显然有点吃惊：“不行？难道有人强迫您这样做嗎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我說的不行，不是这个意思。”他見記者誤会了，連忙解释，“我是說，社和队是咱庄稼人的靠山，若不用心竭力把它搞起来，就沒有好依靠，也就沒有寬裕日子过。大河干了，小河还想有滿水嗎？倒退几年，回想到单干时候，哪个不是实心实意地顧自个呢？可日子就是过不起来——真他媽的怪！我那时有六亩好地，一头大灰驴，都是土改时分的。我滿以为这下可大翻匀了，貪黑起早，苦作奔忙，一心想把家創起来。沒曾想，‘人有当时之灾’，全家鬧場伤寒病，一扎头躺了两个月，大灰驴卖了吃葯了，不够，又拉了滿屁股飢荒。地里庄稼沒人侍弄，偏偏又赶上雨水多，可依着‘船破又遇打头风’那句老話了，草长的比苗还高，到

秋打的粮食还不够全家嚼一冬。遭那一锤以后我就大伤了元气，再也缓不过来了，若不是毛主席提出合作化这个好章程，我那六亩地，早和大灰驴一道，姓别的姓了！”老德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又接着说：“我算看透了：支书说的话一点不错：

‘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’，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’，咱庄稼人要想过幸福生活，非得打成伙，炼成块，拧成绳，把心放在社里，把力气使在队上，齐心协力治理咱这个大家，把它治得富富足足的。不然，‘爹死妈出门，个人顾个人’，八辈子也发不起来！”记者大概觉得这些话很重要，刷刷刷全记下来，记完，心满意足地告辞了。

过不几天，老德的名子上了省报，望霞村识字的人们看了都说写的好：“真象我们的‘二队长’！”“象极了！”只有老德的儿子小松惋惜地说：“象倒是象，可惜没写完全。”一个小伙子问他，“拉下了什么？”小松说：“我爹天天晚上听‘毛泽东选集’，没写进去。”“对了！”经小松这么一提，人们恍然大悟，异口同声说，这可是个好材料，还有人怂恿小松。“你写个材料，给那位记者邮去，请他补充上。”

原来斗大字只识几口袋的老德是很爱摆弄书本子的。

他儿子小松上学那几年，他常从人家书包里拽出一本什么书，左翻右看。一瞅见儿子有空儿，就说：“来，小松，拣热闹的给爹念上一段。”

小松说：“这是课本，没热闹。”

老德说：“课本就课本，没热闹就不要热闹，随便念。我

听听，开开脑筋，长点見識。”

后来儿子为了滿足爹的要求，常从学校帶些報紙和故事书回来，老德乐的了不得。他最爱听毛主席的故事，也喜欢听报上的国家大事。小松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农业生产，老德听报听故事的机会更多了。

一天，小松从图书馆回来，手里捧着三大本书，厚厚实实，整整齐齐，干干淨淨的。老德見了，迭忙伸手要过一本，一看书皮上印着毛主席象，书名里还有“毛泽东”三个大字，就說：“又是写毛主席的吧！快念一段。”

小松笑道：“不是写毛主席的，是毛主席写的。”

“什么？毛主席写的？你說这书是毛主席写的？快給我念，快念！叫咱听听毛主席对咱說的話。”

小松翻开一本就讀，老德歪着头傾着耳朵听，眼睛一眨也不眨。忽然，他把小松的胳膊一扯。說：“慢点，慢点，这句话听着耳熟，再念一遍。”

小松念道：“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。”

老德兴奋地拍手說：“我說干部們咋老說这句话呢，原来是毛主席說的！”此后，他听故事的时候少了，听“毛泽东选集”的时候多了。在会上听干部們講話，他常常眼睛忽然一亮，对附近的人說：“才这句是毛主席說的。”人家往往笑他：“別唬人啦，毛主席說的話你怎么知道？你听見来？”他理直气壮地說：“我当然听見啦，我天天听‘毛泽东选集’哩！”

一天晚上，老德又催小松念“毛泽东选集”。小松說：“还

給圖書館了。”

老德着急地說：“忙什么呢？”

小松說：“到期就得还，这是制度。”

老德思摸思摸，說：“咱不能置一套嗎？”

小松一听，高兴地說：“那敢是好哩！給我錢，馬上进城！”

“要多少呢？”

“买普及本，三本才两块三毛五！”

小松媽李老太太在旁听了，急忙拦挡說：“花两三块买书？別胡糟了！”

老德說：“你不了解情况，沒有发言权，你知道我們要买啥书！”說着就点三张一元的票子交給小松。

老德一家三口：老两口子带一个儿子。可是近几个月来，誰若問起他的家口，他总是笑着回答：“三口半。”人家还以为他老伴老来老来給他养个老儿子呢。其实哪里，是小松有了对象。姑娘就是本村的二巧，常到老德家里来往的。李老太太常常申斥老德：“二巧还没过門，你咋老說咱家三口半呢？”

老德笑道：“过了門就四口整了，没过門算半口还不行嗎？”听的人都笑着說：“这话有理。”

老德就是这么个老头。

代理队长 赤胆忠心

一九六〇年秋一天下晌，望霞村生产队忽然接到公社党

委一份通知，全村黨員和隊幹部立刻帶上鋪蓋和兩天的糧食趕到社里去開會。為了照顧家里的生產，副隊長德福留下了。誰知德福一清早就覺着腦袋疼，他尋思覺睡少了，沒管它。傍黑時，渾身冷一陣，熱一陣，腦袋象裂開似的疼，硬朗的身板也有點挺不住了。老德住在德福的房后，一聽說，立時張羅着把他送到公社衛生所去了。

老德送走了副隊長，回到屋里跟老伴說：“這生產沒人管了，我來安置吧。”正說着外邊有人粗聲粗氣地喊：“德福，德福！牆南的糜子掐完了，明幾個我們組干啥活？”話音還沒落，又有人一迭聲地喊德福，老德應聲出來一看，是石頭和一幫婦女。老德跟大伙說：“德福鬧病送衛生所去了。咱隊的生產，怎么個安置法？”

沒等他說完，一組組長石頭粗聲粗氣地說：“二隊長，你就管上吧！”

“對了，就讓二隊長管。”

婦女們都說：“我們擁護你，二隊長！”

“大伙看我行，我就干上看看。”老德嘴里說這話，心里沒有底。

石頭接上去問：“二隊長，牆南的糜子掐完了，明幾個我們組割不割家西那三畝早谷？我估摸割的了啦。”

婦女們七嘴八舌向老德問道：“大長壠的棉花揀完了，明幾個叫我們干啥活？”“揀棉花還是干別的？”

老德看外面黑，把大伙讓到屋里。老德到底不是隊干

部，对百十垧庄稼的成熟情况不十分摸底，很怕把活派错，造成损失，刚才石头一叫他派活，他就慌了神，又给几个妇女团团围住，连问带催，着实有点发懵，枣红脸急成了紫皮萝卜，汗珠也从脑门上滚下来。一个妇女又催道：“发令啊，二队长！”

另一个说：“别催了，冒汗了。”一个外号叫“累不着”的寡妇听了，咯咯咯地笑了一阵。李老太太在旁看着，也替老德着急，没好声气地插嘴说：“你倒说话呀！或是拣棉花，或是割谷子，捅一句不就完了吗？”

老德用巴掌抹拭一把头上的汗，顶老伴说：“你上嘴唇往下嘴唇上一碰，说个容易！‘捅一句’，捅错了咋办？割谷子——你知道谷子熟没熟透？拣棉花——你知道棉花开的咋样？”

老太太还很不服气地说：“方才石头不是说，家西的早谷该割了吗？”

老德又顶道：“可他沒有调查研究哇！他说他是估摸，这么大的家业能凭估摸收庄稼吗？”老太太没话说了。闹腾了半天，暂时静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“累不着”说：“依我说还是拣棉花，拣河西大块地的。”

立刻有两个姑娘反驳她：“大块地的棉花拣不得。前几个我俩从那儿过，桃子刚刚裂嘴儿。”

“累不着”听了，一下把嗓门提高许多：“前几个看的还

能作准儿；我今儿头晌特意到那儿瞧瞧：开得白花花的，有几朵都着地了，再若不拣，来阵风全得刮跑！”她这么一嚷，小屋又沸腾了，有的说拣，有的说不拣，也有的说：“还是让二队长说句话吧。现在他当家，说了算。”大伙都说这话对，便又把话集中到老德身上来：“吩咐吧，二队长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”“二队长：别塌锅干饭闷着了。”

“累不着”说：“星星都出来了，再不分派我可要走啦！”

老德这时已在肚里把主意拿稳，听了这些七言八语，再也不象刚才似的懵头转向了，脑门上也不冒汗珠子。他说：“现在大伙先回家睡觉，容我去调查调查，研究研究，完了再决定干啥活。”

这主意一说出来，别人都没啥说的，就是“累不着”把脸一拉拉，嘴一撅，嘟嘟囔囔的。李老太太见了，赌气劝老德说：“人家既然看过了，你就别再费二遍事啦，干脆照人家的道走，决定拣棉花吧！”

老德连连摆手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！说啥眼下也不能决定，我高低得亲身走一趟！”

众人各自回家去了。有两个姑娘和石头没立刻走。姑娘就是刚才反驳“累不着”的那两个，一个叫大珠，一个叫二珠，是叔伯姐妹。当下大珠对老德说：“二队长，我俩去看大块地的棉花，你去看家西的谷子吧。”

石头在旁接口说：“谷子我去看。方才二队长不是说我没作调查研究吗？现在就去调查研究一番。”

老德把手一摆說：“誰也不用，我腿长走的快，眨眼工夫就回来，你們都回家睡覺去吧。”見他們还站着不动，就催道：“走吧，还等啥？”說着就把三个人推出屋門。

三个人走后，老德埋怨老伴說：“你咋跟‘累不着’一条腔，劝我听她的話呢？她是哪号人？富农家的！望霞村头号懶娘們儿！她的話还能作准？听話得听啥人說的，得有点阶级观点，我和小松常念叨这个，你就是不往心里去，我劝你往后有空儿也听听‘毛泽东选集’。”

老太太說：“你連好賴話都听不出，我才說的不是賭气話嗎？你瞧她那个噉嘴棒腿的样儿，够十五个人看半拉月了！”

老德說：“可这不是賭气的事呀！棉花若沒开到火候，就賭气派人拣，結果出些黃瓣子、次等花，多大伤損！給队办事不象办自个家的，得有点耐性，还兴拿大伙的东西跟人賭气？”

老太太沒再回嘴。她从柜里扯出一件蓝布衫，扔給老德說：“天凉了。”

老德一边穿一边笑嘻嘻地說：“还得請你出馬哩。”

“請我出馬？”

“我打算今儿黑夜把十几块早庄稼全查看一遍，免得丢三拉四出漏子；你若不出馬，我自个跑到鷄叫也跑不完。”

老太太說：“你这人可真怪，刚才三个人爭着搶着要去，你推着揉着不讓，說用不着；这会儿又說一个人跑不完，請我出馬。你心里到底繞的啥磨磨儿？”

老德笑道：“我啥磨磨儿也沒繞，我是考虑大家都干了一天活，夜里不好再劳动。”

老太太說：“我白天也沒閑着呀？”

老德說：“你不是咱家里人嗎？”

老太太說：“我去，家呢？”

老德說，“把門鎖上，告訴隔壁一声。誰还敢把被給抱去？說句喪气的話：他就連房子抬走我也不在乎——这年头有公社还愁沒家？”

老太太說：“你不在乎我可在乎呢！”嘴里虽这么說，門鎖却把在手里了。

忽然，老德喊道：“电棒咋剩一个了，那个呢？”

老太太說：“找嘛。喊啥？”

老两口掀席揭柜、移鏡挪瓶地找了半天，也沒見个影儿。老德急的直拍大腿。老太太翻着眼睛想了想，說道：“八成是小松……”

“对了！”老德也恍然大悟，接口罵道：“准是这崽子拿去了，跟二巧唠嗑去了，沒閑沒忙！有多少嗑，总唠不完？”

老太太說：“你別拉不下屎来怪茅厕沒风水。小松走那陣，你还没走馬上任呢，他知道咱要两个电棒嗎？”其实呢，老德从来沒为搞对象的事罵过小松。今年春天，他在村边头回看見儿子和二巧近近边边坐在一块說話，先是目瞪口呆一楞，随后那股高兴劲儿簡直沒法形容。他怕惊动他俩，蹑蹑悄悄繞个道回家，見了老伴，乐的拍手打掌的。他

老伴說：“看把你乐的！还象个五十多岁的人嗎？”从那以后，晚上小松常出去找二巧，老德半回也沒拦过，背后还对老伴說：“如今搞对象就得常唠，越唠越熟，越唠越近边。”今儿晚上大事在身，心急似火，便說了几句。后来讓老伴拿話一頂，也就偃息旗鼓，轉了話題，对老伴說：“这几天我尽在家东干活，那边用不着再去看了。咱俩共分两路，你南我北，末了到大长壠聚齐。”說完把电棒交給老太太，自个从墙上摘下玻璃手提灯，腰里揣匣洋火，大步流星往家北去了。老太太随后拽上門，招上鎖，直奔家南去了。

醒里梦里，一心为队

老德提着灯，迈出門，一边走一边寻思：“真是‘看花容易綉花难’，这些事一到我手就玩不轉了。”又一轉念：“‘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’，我把这颗心哪儿也不用，整个放在这上头，还擻不了才怪呢！”想到这里，心里一陣兴奋，渾身添了力气，脚步也快了許多，轉眼就出了村，上了北山。

北山上，滿坡庄稼，讓滿天星光一照，深一块浅一块的，小风吹来，一陣一陣沙啦啦响。老德走到地边，把灯点着，脚步放慢，不时停下照两旁的庄稼。照見好的，就扳在手里，撫来摸去，半天不动地方，嘴里还不住对自己說：“这高粱，几天不見就出息这样！”“哎呀这谷子！刚挂粮食腰就弯成大罗鍋；粮若挂足穗儿得牵拉到地！”“嗨，你老的真快

呀，老玉米几天不見就干巴胡了。哈哈！”他叨叨念念，磨磨菇菇，好象着了迷一般。后来轉到一块矮高粱地里，举灯一照，見一片齐忽忽的老紅色，这才想起是来查看早庄稼的，老伴大概快把家南查完了，自己才查这么一块。于是狠了狠心，再也不理晚庄稼了，放开长腿，一个时辰就跑遍了北山。

他正要下山，忽見家西谷子地里有手电光一晃一晃的，心想：“她腿这么快？”急忙下山朝那边走。那手电光离了谷子地，开始往村子那边移动，老德慌了，老远喊着問道：“是松他媽嗎？”

“是松他爹！哈哈！”一个粗声粗气的嗓音回答，手电光也折往这边来。

老德听出是石头，也笑着罵道：“这小子，沒老沒少的！我不是不叫你来嗎？”

“你不叫我来，我就不来了？我那么听话？二队长，谷子地我看了，这回你就放心下手吧，割錯了我負責。”

老德知道石头是成手，不会有錯，便吩咐說：“明几个你們組就割它吧！”

石头說：“行啊。”

两人又搭几句，老德就催石头回家。石头問：“还有几块沒查？分我两块吧。”

老德忙說：“沒了！完了！我这就去会松他媽。”可石头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又在附近地里轉起来，原来还有好几块晚

庄稼沒打他眼里过呢。

他轉了小半夜，快轉完了，猛听耳边“轟隆”一声，很象远处打来的沉雷。抬头看时，灰藍的天頂密摆着星星，并不見一絲半点云彩，他正在納悶，又是一陣“轟隆”声传来。这回他听清楚了，急忙拿眼朝西南望去，发现远处乱山堆里多了一座山，仔細一認，那多出的不是山，是一块恶眉恶眼大黑云。老德吃了一惊，立刻想到四个瘟肥的大坑要趁暴雨往里放水，晚白菜剛出土，怕水淹，雨下大了得往外放水。于是他又穩不住神了，跑着往大长壠去会老太太。在路上又罵起小松来：“这小子，越来越不学好！大人把眼睛都急藍了，他也不来帮一把。”正罵着，听見前面脚步响，便大声問道：“是松他媽嗎？”回答他的是一陣姑娘們咯咯的笑声。接着就听見有人喊“爹”。

“小松？”老德又惊又喜，紧跑两步到跟前，見还有二巧、大珠、二珠三个，就問：“你們啥时候来的？”又問小松：“你媽呢？”小松答道：“我和二巧在村头……”

二巧搶过來說：“遇見了大嬸。”

小松睨她一眼，接下去說：“我讓我媽回去，說我和二巧去替她查看。”

“她怕我們沒經驗，查的不准，大嬸說啥也不回。我們就跟大嬸一块下地了。后来在大块地遇見了大珠、二珠。”

“她俩也是来看棉花的。”老德插嘴問道，“大块地棉花开的咋样？”